

松阳讲义

函一
函六册

松陽講義卷之二

吳縣府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氏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涇陽柏 森重刊

天命之謂性章

中庸一篇乃是孔門傳授心法。這一章又是一篇之體要。中庸所以爲心法者。以其放之則彌六合。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所謂寂然不動心之體也。

而這章內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豈不是退藏於密的。率性之道。發而中節之和。豈不是放之則彌六合的存養工夫。只是存養此退藏於密的省察工夫。只是省察此放之彌六合的一心之體用。已備具於其中。下三十二章。不過反覆發明之耳。而篇名中庸二字。又是這一章之骨子。蓋性道中和統言之。只是一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中。這個中是極平常的中庸二字。括盡這一章之意。至言學者用力。則又只是一個敬字。戒懼慎獨。皆是主敬工夫。能敬。則性道中和。一以貫之矣。這章書經濂洛關閩大儒講得明明白白。只因

明季以來。陽儒陰釋之學興。將性道教戒慎恐懼已發未發諸字都講亂了。今須逐一掃去異說歸於正義。方見子思喫緊爲人之意。方見程子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蒙引謂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教三者皆出於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是工夫。這一條亦括盡此章之意。卷之退藏於密者。有是義理工夫效驗三項。放之彌六合者。亦有是義理工夫效驗三項。

天命之謂性節

這一章書專爲中庸二字發。開口卻不卽言中庸。乃就中庸內分別出性道教三項來。蓋不明性道教。則不知中庸之源委。知性然後知中庸。所自來。知道然後知中庸之所在。知教然後知中庸所自全。但性道教之名人。皆知之。卻多錯看了。氣質之性。亦謂之性。記誦詞章。功利虛無之道。亦謂之道。異端曲學之教。亦謂之教。講性道教者。日紛紛於天下。相與務爲高奇。求之粗鄙。而中庸之旨愈晦。故子思特指而明之曰。所謂性者。不離乎氣質。亦不雜乎氣質。卽氣質之中。而指其

不雜乎氣質者。蓋天之生人。卽賦之以仁義禮智信之至理。卽易所謂繼善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這個叫做性。所謂道者。非於吾性之外。別有所謂道。卽我性之所固有。而爲吾之所必由者。氣稟物欲未用事。而自然大中至正。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皆吾性。則皆吾所當循。這個叫做道。所謂教者。不是於這道之外。可用一毫聰明。逞一毫氣力。只是因這道。不能不壞於氣稟。物欲故爲之禮樂刑政。以品節之。變化其氣稟。驅除其物欲。有萬世不易之教。三綱五常是也。有隨時而易之教。文質損益是也。總要使無過不及之差。這個叫做教。

這性道教。人與物皆有之。然人者物之主也。故子思之意所重在人。朱子章句既兼人物言之。復歸重在人。

道也者節

上節言性道教。此只言道者。蓋分言之。則是三件。合言之。則一道而已。故新安陳氏曰。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若二十二章之盡。性則又是以性包道。古人立言。固不拘一法也。不可須臾離二句。提醒人最緊切。蓋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乃人所必由之路。一事離道。這一事便不成事了。一物離道。這一物便不成物了。如手容恭足容重。道也離了。恭重便不

成個手足。父慈子孝。道也。離了慈孝。便不成個父子。動時有
道。離他不得。靜時也有道。離他不得。如世儒之訓詁詞章。管
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皆人力私智之所爲。是可
離也。而道不可離。道既如是。其不可離。此君子存養之功所
以無處。可以疏得。戒慎二句。最易錯看。某氏曰。不覩不聞。是
舉常存敬畏之盡處。而言見於此。亦戒慎恐懼。則無時無地。
不然可知。看註中。雖亦二字語脈。可悟。自禪學亂儒。以不覩
聞爲眞體。遂謂君子專於此用。工夫聖學。日漚不止。行文之
謬也。必從覩聞講到。不睹聞。理方圓足。此說得最明。

莫見節

講家皆以戒慎恐懼爲靜而存養。慎獨爲動而省察存疑辨之甚明。謂上言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當戒慎恐懼也。獨以爲靜可乎。下言謹獨。是於隱微處致察。未及見顯處也。概以爲動可乎。章句止言存養省察。未嘗言動靜也。存疑此段最足破講家之惑。蓋戒懼是合動靜。工夫慎獨是動靜之交。不可竟說是動慎獨。原卽在戒懼之內。特以其工夫緊要。故特抽出言之。猶之大學本是禮記中之一篇。西銘本是正蒙中之一篇。特以其切於學者。故抽出另自爲一書也。存疑。

又曰君子自所睹所聞以至不睹不聞固無所不用其謹矣。若夫方寸之中是爲暗處一念之發是爲細事是乃不睹不聞之終所睹所聞之始而理欲初分之時也君子雖云無所不用其謹於此若不更加詳慎則前雖有存養之功未免盡棄後雖欲用存省之功亦無及矣故子思上文旣言戒懼於此復言謹獨又是就其中特揭切要工夫以示人要不出乎上文戒慎恐懼之外也說得亦極明三山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爲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旣遠爲之旣力則在他人十目

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爲。精。神。
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說。莫。見。莫。顯。與。
大。學。十。目。十。手。不。同。亦。最。是。

喜怒節

上文三節言義理。言工夫。已極完備。至此將言其效驗。而復從道不可離。說起。欲學者反諸心而觀之。真見其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未發已發。程朱皆分動靜二時言之。自陽明之學興。謂未發是發之主宰。卽發而有未發者。在不可以二時言。而以先儒添入已字爲非。不知此乃朱子舊說也。朱子

舊說曰。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是卽陽明無已發未發之說也。朱子後覺其非。故於章句或問。皆不主其說。而陽明猶自謂獨得之見。亦誤矣。未發之中。明季講家謂是不偏於有。不偏於無。依朱子止。是不偏於喜怒。而非不偏於有無之謂。蓋未感物時。胸中原有主宰。程子所謂靜中有物。朱子所謂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不偏於無。固不待言。但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正在賓閒。所謂中也。發而中節。不但不當。

喜而喜不足言中節卽當喜而喜之中分數有多寡之差亦是不中節不中節者是從氣稟物欲上來中節者是從本性發出來這個中節卽程伯子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蓋隨物應之而已無所與則是有而未嘗有也若老莊所謂無情則直是頑然感之而莫動又或陽怒僞喜貌悲色樂而已并其順萬事者而無之矣旣言中和又言大本達道所以極形容其妙愈見其當存養省察也這個中和這個大本達道原是人人共有的然須有戒懼慎獨工夫方能存得故下文又說個致字若明季艾千子謂必戒懼而後可曰中和則是中和

二字中已有致字矣。下致字不幾蛇足乎。此謬說也。

致中和節

這一個致字不是戒懼慎獨。便叫做致。要於戒懼慎獨中做到積累純熟極盡處。纔叫做致。有多少次第在章句云。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二句最有斟酌。勉齋黃氏曰。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橫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致亦最明。然此皆只說得致字大義。又要細看其下手著實處。如陽明論致中云。今人存心。止定得氣。當其甯靜時。亦止是氣甯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必於靜中無事時。搜尋好貨好色好名。論致中云。今人存心。止定得氣。當其甯靜時。亦止是氣甯靜。

之根而拔去之。使不復起。又云。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
而瘧根原未嘗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此等議論亦
似是然。既云未發。如何又云搜尋。程子曰。旣思。卽是已發。搜
尋豈不是已發乎。且不知其所謂搜尋者何所指。以辨別是
非爲搜尋耶。則屬格致矣。以檢點差失爲搜尋耶。則屬省察
矣。皆非未發也。若欲於未發時搜尋。不免墮入禪家玩弄此
心之弊。故呂氏求中於未發之說。伊川深病其非。延平李氏
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朱子作延平行狀。
雖載其說。然嘗謂其有病。又謂以伊川之語格之。覺其稍偏。

見於延平答問書中。而於中庸或問。亦止載程呂之說。而不及延平之說。蓋朱子不敢輕徇其師說也。文集中所載觀心說一篇。正痛言此弊。又答潘子善曰。著個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畧綽提撕。亦與觀心說相發明。夫呂氏李氏之曰。求曰。驗程朱猶謂其非。而況陽明之所謂搜尋者乎。若欲除去瘧根。亦只在動時隨事精察。而力行靜時畧綽提撕。以存養。卽所以漸消其根。周子所謂主靜。程子所謂靜坐。皆是此畧綽提撕工夫。此是致中下。手著實處也。若論致和工夫。其要雖在慎。然大學之八條目。中庸之學問思。

辨行皆是致和事。自一身動處。如足容重手容恭之類。以至順父母。宜兄弟和妻子。推之至於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周之達孝。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君子之議禮制度考文。皆在這致和內。

天地位二句

這二句依或問是以事言。不是空空有此理。人皆疑天地萬物不因人之中和然後位育。不知子思之意。不是說無中和之人。便天翻地覆。人消物盡。只是日星災變。山川崩竭。人物妖異之事。皆由不中不和而生。故天地本位。不干其和便是。